奉安文

行狀

墓誌銘

舊堂集

智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奉安文

岱村世德祠奉安文 代本孫作

伏以
宣仁之際奎運熙昌鄒魯南嶠文獻吾商愚蒼
典謨黔月儀刑猗歟先生武接肩並蓋自幼齡才調超
倫驚人韻語大字江山穌老有詩丹鳳石麟早題鴈塔
豈展驊蹄晩哦二松亦非鸞棲超然高卧風月南溪進
修其業禮辨其書孝友家政義方庭訓有子有子高陽
之半學承詩禮躬行忠信德星咸聚一家輝暎俎豆百
載士林攸敬矧玆雲仍想像追遠祭止四代奈此古典

衆情起義自有時制博詢知禮謹採公議廟于遺墟號
曰世德敬奉祠版享以主壁次第四胤左右配食如存
如生一堂列侍儼若坐塑宛如趨鯉親親賢賢庶幾情
禮爰簡吉辰肅穆將事來裔蹌蹌襟紳濟濟黍稷馨香
永報無替

右告南溪

伏以風儀俊邁器宇宏深貫通經史齡才十三出就有
道愚翁之門禮學口質道義心薰不置其孝克篤其友
言訥行敏守真履素早歲聲望若將展布及經丙亂遂
閉林扉北望長吁三翁同志誰知是翁大明處士想像

遺風百載立儒雖則親盡豈無崇報遺墟尚存桑梓依
舊謹遵時制爰立世廟主享溪祖配以諸先左之右之
肅肅婉婉日吉辰良雲仍蹌蹌期以永世春秋禋將

右告訥軒

伏以名鄉宿儒盛代逸民儀度莊重資性貞淳承家詩
禮根天孝友百口同爨無愧公藝懿懋六行三物餘制
云誰從學于栗于酉所聞日博所得日裕錄成觀感世
教有補倡勸學禮子弟多賴高卧雲林優遊自樂吾黨
儀表一方矜式世代寢遠徽響漸邈俎豆享之士林祗
若矧玆後孫追慕曷極謹遵時宜爰立世祠溪翁主享

諸祖配祀臨降上下左右奉 將敬陳明薦稷馨羞芳

右告卧雲

伏以天資聰睿禮容自成早就有道德業漸長內承庭
教外服師訓居家處鄉一以孝謹滿腔子諒一團陽春
養旨之誠董生其倫居喪之哀無愧二連遽經翟難時
則青年灰心名利感淚風泉遯而不悶數間茅軒壁面
良箴丌上格言卓彼節行見奬儒賢特書大明四處士
廬想慕遺風足立懦夫爰立世祠桑梓故墟溪祖主享
四賢並躋洋洋在上肅肅列侍自此百世無替禋祀

右告茅齋

伏以醇乎性味卓然風度教承家庭學習詩禮受天衣
錫不置其息至痛早孤終身哀慕庸言庸行必謹必戒
一動一靜未嘗輕邊早謝公車此曷故焉大陸懷襄九
夏腥羶歌悲殷黍風高魯連縛茅數椽深僻之地寓懷
琴書託契節友扁曰陽洞盖取葵傾懿行卓節至今想
像豈泯公議實感雲仍新立世祠溪祖主享左右配食
叔季伯仲肅肅列侍洋洋陟降永期百世明薦粢盛

右告陽洞

常享祝

學資師友業垂來裔顯顯懿德百世景慕

養真堂廟宇修理後還安告由文 代宗孫作

玆廟之建歷數百載龕室幷井軒楹夬夬神門在前齋庖在左一依圖式各正位次下而居第廈屋渠渠先祖勤勞從孫敬守第玆年代寖遠寖久棟揺而欹瓦腐而漏先人憂懼每擬營修當寢疾時遺旨構謨諸父矜愴共議經紀居然歲月又過十四岌岌殆哉丁于不肖遂議諸族先修廟宇謹仍舊貫成苟完模廟龕載安門庖復舊玆涓吉日還安于廟將以冬秋又緝寢宇何有小子實賴諸父事係重大不敢不告

從五代祖通仕郎公墓立碣告由文

昔奉衣履高道之崗牲石備具儀物稱當中遷于玆事多未遑祭以措地隧闕顯銘每當瞻掃怵惕靡寧積歲齎恨今始經營三尺短碣四朔告成誰其銘者大老善許一言無溢百代可徵玆簡吉辰敬竪墓傍護以翁仲奠以石床誰敢毁傷庶表幽扃寓慕微忱豈啻于羹節屬清和天氣昭暢明靈陟降雲仍濟蹌追遠感時一幸一愴

高曾考兩世墓立碣告由文

奉藏衣舃百有三載墓前儀物當時畧備惟玆表碣迄今未遑顯刻尚闕潛德不章豈曰有后毋懍怵愴積歲

齋恨今始經營三尺短碣五朔告成誰其作者宗相之
文不諛不夸約而且盡懿德至行庶幾不泯于以敬竪
若堂之傍誰敢毁傷可表幽扃一時並舉次位小碑令
伯高位今春亦竪默念先意事若非偶時維仲夏天氣
宣朗明靈陟降一愴一幸

右告高祖考通德郎府君墓

墓道竪碣古有常典顯刻尚闕孱孫誠淺始於今春辦
一石材謹鐫表文高王考位勢殘力屈末由更圖乃採
舊埋短短片珉書陰不得只題前面平日懿德無以徵
信豈曰貴隧猶賢乎已玆涓吉辰敬竪墓左上下圭珉

一時峨峨節屬天中時當嘉會雲孫蹌蹌傍齋濟濟一幸一愴益增感慕

右告曾祖考通德郎府君墓

祭禮改式時告由文

吾家祭式各設庶品合程朱禮情文相參世世從先成一家制第當不肖竊有難處祖龕二妣先考三配一卓各設籩豆難容行不得處勢當變通一廟之禮亦不可貳其難其愼載攷載議一體小變定作常典惟食與酒依舊各奠日鼎日俎將以單設雖出不已實爲僭率明將祫祀前期告達

行狀

從六代祖考黃澗縣監樵隱公行狀

公諱基遠字景進號樵隱我趙自高麗侍中平章事諱孟始國初有商議中樞院事諱崇為中祖六代祖議政府舍人諱瑞廷高祖春川府使諱允寧曾祖司贍寺直長諱禧始居長川祖考 贈承旨諱光憲廬墓致毀以孝聞皇考行奉常正 贈吏曹叅判黔澗先生諱靖妣貞夫人義城金氏內資寺正藥峯先生諱克一女也公生 宣廟甲戌十二月二十九日資稟剛正自幼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當辰巳倭變以叅判公命率家儒潭公

榮達赴體察使陣爲票下時公年十九儒潭公年十六也丙申聞賊有再動之擧又與儒潭公從郭忘憂倡義事於火旺山城名載當時倡義錄亂後本里蕩然屋廟丘墟公盖斡蠱依家禮圖式立七架寢廟治第宅以安參判公凡所排布措置無非創垂久長之業也參判公憂一鄕士子之無依歸與愚谷諸賢議建五賢祠公隨處陪爺贊成大議竭力代勞不憚艱苦當時諸賢咸稱幹事之能故老至今傳吾州校院制度規模之盛蓋多公之勞云丙午與第三弟道川公弘遠聯中司馬聲華藹蔚時有趙璧雙輝之稱戊辰以薦授童蒙教官壬

中薦司贍直長同年轉監察癸酉除黃澗縣監居官甚嚴謹無所撓屈處事務精覈吏不敢欺下車未數月一縣稱頌乙亥棄歸時大歉貧隣寒族待而擧火者無數公誠心濟恤俾無溝壑收其無所賴者與之同㸑者四十餘口時本州田賦錯出上中生民甚困悴公不勝隱痛草疏千餘言使鄕儒陳聞 朝家大略節費用薄稅斂重民本之意也丙子丁參判公憂喪制一遵文公禮盡其誠信奉慈闈晨夕怡愉極致甘旨惟明農家食中澹自適無復有仕宦意丙戌又遭貞夫人喪時公年七十三而執禮無異少年毁戚甚至杖而不能起則每朝

夕伏苫次號擗不已李筠屛麓公與遠惆其八耋篤老
用薑桂滋泣涕以進公即嚴辭曰雖老甚一息尚未泯
豈忍壞喪禮苟活乎仍茹素以終制而幸不至毀滅人
以爲神明所扶制除廼痔患遂杜門謝世不以外事相
關靜攝之暇訓子弟以義方教諸孫以詩禮戒閨庭使
內外井井有法度有時命巾車往來棲息於渭川上丹
丘別業招邀朋友唱酬詩律意想益超然不累也尤致
誠於奉先節必前期齋勅分付諸子孫各典樽俎籩豆
庶品必親自監視務令潔淨封餘戒家人亦無或先嘗
性疾惡好善見人之曲意阿世者必峻斥不容借有言

行修潔者則輒獎賞不已鄉人皆畏憚而敬服焉柳修巖先生郎士林表準而遇鄉黨大議論必曰趙黃澗謂何其見重蓋如此以壬辰正月十八日考終于寢享年七十九是年冬奉衣冠於義興縣治東十五里麟角枕酉之原以淑人祔淑人新平李氏乙巳名賢舍人天啓之孫直長 贈參議宜正之女奉舅姑盡誠事君子以禮生甲戌終乙亥壽六十二生二男六女男長從仕郎秭次縣監絪出繼從叔后女士人呂渤高爾行正郎全克恒司藝曹挺融敎官朴瑨士人尹晟有庶子一穀也從仕郎娶南陽洪勳女生五男四女男長元胤肴支行

文振胤次章胤次命胤次應胤女士人李在夏教官柳
後常生員崔斗元士人盧聖兪縣監生三男二女男長
泰胤次重胤次壽胤女掌令李龜齡士人金以鼎呂渤子
著徵次正郎壽徵次星徵女柳穎高爾行子世標世麃
女李之章申光星鄭錫金輝璧全正郎繼子居曹司藝
子時孟時大時虎時幹女李斗南朴世胄金厦柱朴敎
官女盧以興尹晟子大年大亨大鳴大任女李慶白穀
子幸胤元胤五男彥光彥綱彥鎭彥範彥準振胤三男
彥琦彥軾彥轍章胤一男彥修命胤二男彥博彥奎應
胤三男彥肅彥戩彥浩宗家則玄孫畬經嗣子錫揆嗣

子岳然其餘衆支不可勝記嗚呼小子晩生二百載後旣不得以親炙一門先父老零落且盡又無得以考問而今本稿之收拾於散亡之餘者只若干耳以小子謏蔑見聞敢擬於後素之繪者極知無所逃罪然五六條可据實蹟不無左右採得於誌文之外者故謹拈出而編次之如右以塞諸叔之責恭俟世之立言君子云耳

族高祖處士廣川公行狀

公諱德胤字潤叔號廣川我趙之貫豐壤自高麗門下侍中諱孟始侍中之後累世失系自天和寺殿直諱之蘭以下七世仕麗代多顯秩我國初有商議中樞院事

諱崇始居尚州有佐郎諱夏舍人諱瑞廷生員諱恢府
使諱允寧直長諱禧始居長川有 贈承旨諱光憲以
至孝稱曾祖卽黙淵先生 贈吏曹叅判諱靖以德行
士林俎豆涑水書院祖處士諱興遠號屛麓始居漁軒
內承家庭之學外服聘翁蒼石李先生之教篤修行誼
考諱灊有志行早世妣延安李氏稧軒石亨之後翊衛
時孟之女克配君子孝順聞 仁廟壬午閏十一月二
十七日生公于漁軒里第公生有異質德器甚溫厚王
考屛麓公遂命名以德字三歲而孤長於王考懷中十
二歲王考又捐背公持承重衰能三年舍肉哭踊之節

拜揖之儀動遵禮制泛齋沈公大孚吊而異之握手歎曰豈有十二穉齡而執喪禮如此者乎真所謂稱家兒也公自傷早失嚴教順承母夫人教罔敢一毫或違一日母夫人撫頂泣曰寡家子鮮能成就德器者以其溺愛故也長川是汝諸父兄所在汝之從叔進士公有文章行義云汝若就而學 必大觀感矣公曰敬受教遂就慕菴公屏下(即進士公也) 書受不待課督而孜孜不怠自是文行俱大進未成童有老成之稱十五歲自長川由覲而歸時洞中人以鄉約財穀負逋事衆議頗激有不和之端公歎曰鄉約之意只在於勸德業規過失而已

似此爻象豈先輩設約本意吾黨處置殊可惜全監役滄洲公聞之惕然曰吾年將耳順而不能善處是吾過也卽親往見公問善處道理公以童子無知再三辭謝而不得則曰此雖公物殖財事輕失和事重莫如滌蕩之惟收拾見在新立科條以之敦風敎而協隣里豈非美事耶滄洲公改容曰吾友有孫其處置一如 公言及長持己簡嚴大爲鄕里敬憚或有過失者輒自反曰勿使震巖知之有疑事難決者則必曰震巖可有公論震巖云者公之所居村傍有巖名霹靂者故指而稱之也毋夫人旣老而謝事燕居涔寂無以慰悅則花辰月夜

必設爵具饌奉邀隣里老婦女與之從容懽欵雖村嫗野媼其性若淳厚不雜必慇懃招致使之陪話至於甘旨忠養之誠靡不用極遇新物不敢先入口所寢處床席親自灑掃務令潔淨庭除朝夕鋤治不使蕪穢窓外列植草木芳潔之物以備觀翫之具繼祖妣卞夫人常患毒疽轉側須人者至三年公晝夜憂護粥飦湯劑必手自煎進膿血洗拭未嘗一委他人久患中梳櫛不得至頭蝨甚熾公以油膏自塗其首而附着枕傍使之隨臭而移焉及遭艱顏色哭泣之慽至於哀動鄰里人皆曰孝孫也季父公於公少十年而公事之極尊敬無敢

少忽尋師教督盡其成就之方既而季父公又早殁則哀號惻怛不能自忍撫養幼孤無異同氣奉事季母無間所生撿攝家事無有爾我故二家僮僕亦皆誠心愛戴不知有二焉纔弱冠鄉父老會校中有削罰一士之乖義者因致激惱於官禍將不測公時以校任亦在拘中當庭訊牧伯令各首罪公以身自當曰此實年少事非父老所與顏色不撓牧伯賢而出之對人稱歎不已丙寅大夫人有沉綿疾積二十餘日公身不解帶目不交睫至嘗糞禱天毀指注血大夫人竟以天年下世公幾絕僅甦治喪一遵家禮以痘氣不能求兆權厝於距

家五里廣灘江亭後因殯於亭舍而廬于亭下朝夕哭墓至風雨不廢數月餘因毁致疾症甚危篤子弟潛進薑桂之滋公覺而涕泣曰不孝甚矣豈人子忍爲事耶然吾死則守殯無人亦何忍自至澌滅重犯不孝之罪若用權不必潛進宜煎老鷄奠于靈几而持來言訖涕泣不已纔十餘日病遂小減因復却肉以終三年而疾亦不復作人以爲神明所感在制時有冠子弟婚者公不可曰其父方衰麻在身行子昏豈禮乎況冠禮最重不成禮而冠非重成人之道遂不許至於祭祀之節則必致著存之誠粢盛庶品皆内外親執務令蠲潔四時

及俗節之奠一遵先祖祭禮縣監洪公卽曾王考內舅而王考嘗侍養於家故奉洪氏祀一心誠敬無異家祭外祖李公因亂流落葬于漆谷地而子孫貧不能香火則公春秋奠掃不以墓遠而或廢晚年謝絕紛華韻致益蕭散以廣灘之勝在伊水洛江之交而真是隱居考槃之所構數椽草窩楣曰伊洛新居又結茅於舊第傍曰屛洛齋遂自號曰廣川主人蓋公天資近道中心樂易外行剛方儀觀粹嚴語言莊重其一動一靜皆有法度未嘗一踰於規矩之外以懲忿窒慾四字刻爲小牌居常佩服於衣帶之間以爲終身警省之資鄕鄰是非

未嘗屑屑爭辨而大關義理者則必一刀兩截不爲苟同人家隱惡未嘗掛之口吻而係在親密則亦必相對溫諭使之悔改奴僕或偸竊不謹者則從容管教使之愧服而不忍直斥以聞於人昏姻則鄙世人之論財必求其孝謹行誼之家治家則節用謹度不使至艱乏而未嘗營殖市井牟利之輩不近門庭巫女尼媼之類不入中門平居雖燕坐必整齊衣冠雖甚熱不脫巾襪忙不由經急不踰牕舷不踞坐淵不俯臨遇橋棧下騎過客館鄉堂雖雨雪泥塗亦必下之凡所出入起居雖細行疏節莫不小心謹愼以盡敬身之方每讀書對案靜

學者與格言之切於身心者則必潛心默會期於受用
服行而後已隨分應擧累登解額而自孫晝廢不事大
拯公之平生行己處事皆以小學自律其日用工夫則
惟在於敬字也至若敎子弟則愛親敬長爲爲仁之本
言忠行篤爲處世之方嘗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必須
遠暴慢鄙悖之習然後庶可不陷爲輕薄子又曰常存
敬畏然後可以存天理之本然察事理之當然而血氣
不至於妄行因書四箴及小學中緊要之訓使之常誦
而服膺之閒人不是戒勿傳說於人曰其於後患何戒
其或近於奢華則曰玩好之物易於喪人之志而損人

之福不使便服使令於前曰敬親爲大不可以褻也至於科程之業則使盡其在我曰在我者盡則自當有得若或妄求非分冒没干囑期於必得則雖由此而紆青拖紫吾不爲喜也凡所敎詔無非義方之訓家庭肅然若朝廷焉嗚呼公夙遭愍凶年未弱冠而連失兩世庭敎藐藐幼孤若難以循蹈禮矩自力於修省之方而能敬受慈敎服襲慕庵公德義之訓勤心勵志勑躬謹行其日用常行惟以務實爲本踐履篤至未嘗以學問自處而其修身制行都從學問中流出來者則苟非資質之純粹自有大過人者安得而致此哉公嘗敬服宗

從兄竹坡公之文學欽歎小子之高王考立齋公至行誠心愛慕每對人則輒亹亹不已庚午三月二十六日以偶感老終于本里之寓舍享年僅四十九知舊皆嗟悼曰仁不徵矣後鄉士林生員姜世晉生員權𤓷等數百人以純孝至行上書以聞於營邑者至累度卒弃之五月二十日奉衣冠於長川云柯谷壬坐之原小子幼時侍祖考膝下竊聞公之美行懿範不但足法於公家子孫實爲一門後生之所矜式而生晩於百年之後恨未得身親薰炙聞者公之曾孫錫簡氏以家狀一通謬屬於不佞使之上下而次第之如不佞之鹵莽見識爲

敢當是役第念此實吾門事區區辭謝亦有所不敢謹就元稿略加隱括而編輯之要以俟當世秉筆君子之有所考据焉公初配宣城金氏文節公淡之後吏曹參判楠巖先生玏之玄孫都事止善之曾孫通德郎宗源之女有端淑幽閒之行先公二十六年歿窆于柯谷壬坐原當公之窆與之同壙焉生一女適進士金汝鎔繼配長水黃氏翼成公喜之後參判孝獻之五世孫佐郎憕縣監俊元縣監緯實爲高曾若祖宣教郎德方之女德配君子制行有男子難及處先公十一年歿窆于廣灘未坐原生三男一女長自敬次自愼季自修女適士

人張大恆有側室子二曰自誠自謙也自敬子寅經重經濟經自愼子天經進士元經漢經自修子禎經自誠子立經也寅經無子以天經之子錫垕嗣重經子錫璿錫瓚錫瑨錫瑗也濟經子錫桓錫身也天經子錫嘏錫垕出繼錫孝也元經子錫簡錫獻錫典也漢經子錫履錫類庶子錫圭也復經子錫駿錫騏錫駟錫騋也立經子錫祿也金汝鎔子景濬景漸景沉文科正字張大恆子趾先錫垕無子以錫嘏子義洙嗣義洙之子述運也內外玄孫以下幾五六十不得盡錄

族高祖處士竹坡公行狀

公諱元胤字善伯號竹坡豐壤人我趙以高麗壁上功臣門下侍中諱孟爲始祖國初有商議中樞院事諱崇始入於尙有都官佐郎諱夏議政府舍人諱瑞廷承仕郎生員諱恢春川府使諱允寧司贍直長諱禧始家長川高祖諱光憲 贈左承旨廬墓致毁以孝稱曾祖諱靖 贈吏曹參判行奉常正號黔澗士林以道學俎豆之祖諱基遠官縣監號樵隱十九從郭忘憂倡義於火旺山城考諱秕通仕郎有德不仕娶南陽洪氏忠貞公應之后勳之女擧五男而成就公卽長也公以 仁廟十一年癸酉三月十七日生稟質厚重風儀峻整氣宇

疎邁凡動作戲遊與凡兒異見者莫不以大器目之才氣又拔萃纔屬句多驚人語弱冠文詞遂大振一時操觚之士莫之或先皆推以爲前列而公之文章亦自典雅不喜媚人眼目故屢舉而輒不利南省事親誠敬兩至生養葬祭皆以禮自孤露因不樂進取年未暮卽廢閤舉業修潤亭別業以爲晚年棲息之所與四弟朝夕相對次第左右日敘天倫湛洽之樂多積聖賢方冊及古今史籍累千餘卷潛心翫味使仁義道德之言浸灌於胷中博覽強記使是非得失之蹟權衡於心上知命安分而嘯咏自適頤神養性而優游自樂蕭然有出塵之

想而若世間所謂軒冕榮貴覂不知爲何物也亭之西四五十武得一壑幽靜邃僻頗可意遂構得六七間書社使子姪講讀其中時輒扶杖往來徜徉逍遙於西臺南澗之側以寓其蕭散閑寂之趣因題一詩曰他日讀書人盡主本非圖此一身休盖自家心境澹然與物無競不專爲一己之私者於此亦可見矣居家斬斬有法度閨門肅穆如朝廷自舍人以下爲七世大宗以爲宗之所重在祀時享必謹而齊勑必嚴饎饍必欽而牲具必潔至若各節之薦月朔之祭皆從先祖家禮送終一節是人家大事而或慮兄弟子孫貧乏無以爲禮則別

爲區畫使世世相守以助賵襚殯葬之資今所謂益嚴稧者是也公既長於族黨而負荷不輕則夙夜兢兢猶恐或墜每以孝謹敦睦之行爲諸族先承接上下各盡其道理故吾門後生輩雖不能保守其萬一而悌遜惇厚之風猶不至全然掃卻者實公之遺教也公聘于徵士朴公門早來往川水之間時有宿德名儒方蔚然於東公與之從遊多有資善輔仁之益凡江左右朋友交者率皆修行端潔爲一代知名之士也公既責趾丘園養德有素故年益高而德益隆黨庠間有大小議莫不諮公而聽時有　聖廟新躋之位而自巡營取大學樣

造位版則新版視鄉學舊版差分寸其時道臣以京外異制至於啓聞　朝家請改舊而從新令下本道將舉行之於古禮無所考士林不知所出公曰此而不辨是聖賢之罪人遂草疏千餘言援以朱子答李唐咨之問又以李大畜咸亨之所禀質老先生者引據明白義理嚴正眞可謂禮訟家一大公案也公閒居林下一切世間欣慽雖不經心而惟於州縣弊瘼生民隱痛則常若痌瘝之在躬以一道民情又手草一章請行大同均應法要以救萬民目前之急而其言痛括吏胥竊竊之奸砭切守宰貪婪之汚皆足以利國而蘇民也至於周恤

窮置接濟貧寒亦出於誠心常汲汲若不及而當辛壬大殺有一姻族窮甚靡所歸公挈其眷同鼎與共飢飽者至數十年餘而無一毫幾微色其人沒身不能忘銘心感泣之言至發於誄公文字也大抵公性剛而行方德尊而業裕量弘而操確心閒而神曠臨事顧義無苟且之行履素守分無勢利之慕見人之善則若將有己見人之不善則若將浼己周愼而款於接物通敏而達於事情老來所養復閒靜冲澹惜披閱好書卷吟弄好風月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其發之於詩者亦天然去其彫飾有陶謝家氣味其寓感起興處又間帶得

灑洛意趣非等閒景物役也使善觀詩者若一場諷咏
公之所養於平日而流出於性情之正者尚可以窺測
其一二矣今距公之卒百有二十餘年矣宗家中值喪
難所藏遺文散佚幾盡其餘存者僅十之一而當時之
見而知之者古矣無從而考問後生之聞而知之者又
幾稀公之文采風猷碩德懿範將泯泯沒沒不但不能
傳於一世而幾乎不能傳於子孫族黨之間是豈非一
門後生之所痛恨而怵愴者乎迺者公之曾孫族叔鎬
洛氏惕然向余語曰君知吾家未遑之典乎到今世代
寖遠吾曾老聾鄉晉漠然靡憑吾亦年薄八十死無日矣

令而又未遑將何以歸見先父兄於地下惟若干詩文
及當時輓誄若干篇在亂稿非門子孫難可以考閱而
次第之君其力焉嗚呼小子見聞全蔑精力且衰憒何
敢當是役然吾高王考立齋公嘗文以侑公故小子竊
讀之久畧知公勑躬謹行奉先虔宗之大槩矣常恨吾
十世大宗有如此大老而尚未得一言記實載之家乘
有以詔門族後孫吾宗之欠典大矣雖不文亦何敢辭
謹就散稿中細閱而詳審焉則諸先輩之所尊尚而推
許之者無非當世聞人其言固可信於百世公之詩與
文亦皆有自別意味儘是有德者之言而有可以想像

彷彿於言外者矣遂不揆僭妄拈出而編次之如右以備他日立言君子之採摭云爾公享年僅五十六而終於戊辰之正月十五日初奉衣冠於黑石先塋之側後二十八年乙未移厝於甲長山普峴洞後四年戊戌移奉於黑石西麓丙向之原以孺人祔孺人姓朴氏籍務安教官璿之女擩染庭咫女行甚修奉蘋蘩盡誠禮夫黨咸稱其賢後公三十年而終壽八十三生五男長曰彥光娶慶州金礪弼女生三子三女次曰彥綱娶參奉星山李翊華女生四子一女次曰彥鎭娶順天金萬秋女生四子一女次曰彥範娶兵廂平山申益恬女無子

夭以仲兄子爲后次曰彥準娶商山金壽億女生二子后娶慶州金錫良女生一子彥光子畬經演經興經女丁道熙權鍍李鳳錫彥綱子游經志經處經出繼顯經女申道九彥鎭子大經淑經敏經宗經女鄭周寬彥範繼子處經彥準子喜經潛經泄經畬經初無子以演經長子錫揆爲后后娶生二子錫瑞錫儉生員錫揆又無嗣以錫瑞長子岳然爲后演經長子錫揆入嗣伯兄次錫震錫震子曾然興經子錫輔錫輔子志洙游經子錫能錫能子祖洙志經繼子錫萬顯經子錫洛錫萬出繼大經子錫久淑經子錫時錫夔敏經子錫復錫邦宗經

無子以錫邦繼處經子錫復喜經子錫益錫謙纘和出繼族兄鎭維后錫貢潛經子錫漸无后涉經子錫雲錫振岳然又無嗣取族兄範洙次子述彥承宗內外孫男女多至百餘人不能盡記族玄孫沐洙再拜敬書

族祖生員易安堂公行狀

公諱天經字君一號易安堂五世祖　贈吏曹參判諱靖卽黔澗先生高祖諱興達號屛麓曾祖諱瀷祖諱德胤號廣川連世行蹟俱在墓誌考諱自愼號竹泉以行誼稱妣安東權氏大諫東溪濤之曾孫生員繼亨之女有女士行以　肅廟乙亥正月二十三日生公天資穎

悟才氣超邁孝友之性尤異常也五六歲善屬文出語
輒驚人適有鷄乳狸攫其母先公命賦之應口占曰羣
雛入草啼如訴臥薪情聞者歎曰此兒必孝矣纔九歲
先公患毒癲積月沉劇公晝夜不離側大小便旋必親
手承藉中帬厠牏必親自洗濯不遑訟梳櫛者至累朔
先公旣復膳母夫人欲梳之始解其編紒則頭上髮一
時墮落母夫人撫頂泣曰汝以穉齡乃積苦至此耶十
一歲母夫人觧娩而氣陷奄奄垂盡公聞鯉魚補元走
循江岸號泣上下適値水落有尺鯉露出盤渦遂以器
掩取急煑以進之夫人賴而獲甦人以爲誠孝所感二

十以後以先公命暫寓於晉陽之梅谷距家稍遠而猶以時歸覲不憚寒暑至於四時輕暖之奉朝夕甘旨之供常常繼進未嘗有匱乏之時及親老不忍違離遂盡室撤歸益盡其愉悅承歡之節丁巳遭先夫人喪附身附棺之物極致情禮翌年又遭先公喪終三年不脫絰帶喪制一從朱子家禮與二弟友愛篤至哀仲公賢秀而早歿孔懷之慟無時或忘撫養諸姪及時嫁娶皆教導而成就之待子孫甚嚴未嘗一分假借然若有一善寸藝之可於意者則誇好愛悅輒見容色息山李先生萬數嘗自洛卷懷南下講道於魯谷時公年才成童而

奮然有志於學遂負笈從遊專心向裏講究思辨之工
必欲直窮到底當時同門之士莫或先之讀書之暇手
寫朱文公訓子帖及養正卷曰令書室雜儀等篇以爲
服習日用之資又有大學問解及師友酬唱詩弱冠名
入夏課第五覆選時有一老儒之居第六者憮然語曰
非子我當參子少俺老可讓我一頭耶公笑曰老儒之
懇如是吾何愛一解遂讓之主司聞而義之二十六中
司馬自了得一事益博覽羣書至於百家諸子無不淹
貫所以自期者不在小小也戊申春赴別試覆科中路
聞逆變撥馬歸與李父樂泉公自修從兄龍溪公寅經

扼腕相誓曰忠義吾家遺衷不滅此賊何以生爲遂盡傾家財悉發家僮直走本州義兵所掌書記與鄉人議定約束凶醜旋搗雖未效獻馘之誠而當時敵愾之義尚令凜然有生氣也嘗赴京科留泮有一宰送語曰勿遽歸少淹可得寢郎公謝曰士之仕也猶女之嫁苟有處女而自媒乎即日促裝歸辛卯春外舍災遂改構而苟完之揭號曰易安堂盖取容膝易安之義也以壽受護軍帖進階至資憲　英廟丙申以天年終于寢壽八十二是年權厝于鉢山癸坐原戊戌春永窆之于同麓之同坐噫孩提之愛其親雖是人性之所良知者而纔離

毀齒之齡能堪積月侍湯之勞以至於髧髮之墮落則非出天之孝豈如是乎若江鱗之忽然露出於蒼黃急求之際卒致慈癠回天之慶者又何其異也既孤露見二人之手澤所餘則輒涕泣漣漣凡遺札及筆跡雖片紙隻字靡不一一收拾至於先夫人諺字亦聚儲別箧時時披閱以寓羹墻之慕老來作思親歌一闋有時愴然長歌嗚咽不成聲侍者不忍聽若公之孝眞所謂終身慕者也其爲百行之首者既如是以之推而至於宗族而盡其睦朋友而信義交孚慈仁愛物誠意常藹然故南萬數十年南之士莫不欽尚愛慕常嘖嘖不已也

大抵公之用心節度專以勤儉不怠爲本常曰天生萬民各有其職若士而怠其學農而廢其耕工商而失其業是天下之棄物也一生勤職孜孜不怠學業已成文章已就而猶惜分寸之陰每懷惟日不足之憂昧爽輒起終日看書親近筆硯有聞必記所手寫書帙幾至三百餘冊至若陰陽星曆兵田戶口醫藥卜筮山川道里無不一一備錄慨然有經綸一世緩急需用之意又手纂古今人物忠邪得失之跡名之曰五候鯖者亦至八十餘卷至於治生等節雖未嘗屑屑留意而亦不至疎脫課僮力穡使不失時制節謹度稍存贏餘以備祭祀

賓客之供凢百措處皆㽵水不漏其綜理微密雖陶荊州之竹頭木屑無以過也中晩以後家業粗成而自奉甚倹薄食不重肉衣不裘帛曰世之奉身好華侈者不但爲識者之耻多見其喪身亡家者兒輩須戒之噫公之抱負則有經綸斯世之志文章則有翺翔館閣之才貞固足以幹事通敏足以需用而四占東試不利南省再薦祠官未蒙　恩點　殿庭對策又被選而旋拔使公之才與志卒未得一施扵當世豈非大可慨者耶小子之承事公亦三十餘年矣竊覸公勤倹之德通博之學實非今世俗儒之所可追及者每對宗黨後生斤斤

誦道之不已間者公之曾孫述舜以其所草行記一通
來示之公之冲年篤孝之行平日志業之大於是益聞
其所未聞矣茲不勝感慕之忱乃敢忘其僭越略加編
次以俟秉筆者采擇云爾配晉山姜氏汝輔之女兵判
輔忠之后有三子三女男長錫嘏次錫叵出繼爲宗從
兄寅經后李錫孝女長適士人權檥次適士人權聖鳳
次適進士洪天休錫嘏有四子一女男長龜洙次義洙
出繼承宗次龍洙次麟然女適許桂錫叵無嗣以義洙
爲后女適進士李壚錫孝子溫然權檥子宗協女李汝
鵬權聖鳳子台彥昇彥彥女朴漢度洪天休子始兩文柳

榮祚龜洙三子三女男述勳述舜述老出繼爲温然后女金綄朴漢斗柳馥祚義洙一子述運龍洙一子述堯女崔雲五麟然無嗣繼子述愓女孫鎭衡述勳子奎煥早歿

族祖僉樞无定公行狀

公初諱之經後改安經號无定翁黔澗先生五代孫縣監樵隱公諱基逵玄孫東皐公諱章胤孫也考處士諱彥修以德義見重妣星山呂氏持平諱瀲之孫通德郎諱文徵之女也 元陵甲辰四月二十一日生公于繞浦里第卒于 當宁壬戌之七月五日壽七十九公當

末年累月寢疾小子每朝夕診候一日公顲而語曰吾疾今病矣將略道翁平生君眞識之余幼也遘劇瘇幾危而生且以兩世一子爲父母愛甚夙遭悶凶甫十歲慈氏見背十六先人又棄孤凡百行已處事無所稟命便若脫羈之駒同堂諸兄甚憂一夕使之前而切責因以先祖孝謹家訓申申勉戒余於是不覺惕然而汗浹然而滲若無所措其躬者遂反而求諸己曰君子撿身之道惟在於改不吝而遷不憚勇往直前當如風雷之速而如欲改遷莫如操得此心遂退而求古人懲窒操存之方或有一段血氣突兀暴露於面前者則必猛省

而按伏之或有些箇利害攪擾交戰于胷中者則必痛遏而力勝之庶幾戰戰兢兢思所以不至大過之域者于今八十年矣點檢此心與向日之奔放橫騖不分方所者可謂七八分變化氣質而但旣失父兄之教且無師友之益一生悠泛未得致力於學問思辨之工所謂操心者不能用勿忘勿助等節度而或未免操太迫執太固以之疾惡之性過而含忍之量少執拗處多而圓活處不足往往不諧於世而亦不之悔焉此爲翁臨死恨也因愀然誦一門先德曰吾死後更無見而知之者君輩須記之又轉說到世道之危險門風之寖衰慨然

憂歎不樂者久之蓋公之資稟如金剛而玉溫性味如
椒辛而桂辣精神淸澈如寒氷操介牢確如堅石其所
守苟義也雖賁育若不能奪也自中歲以後治心益嚴
密律己益矜莊手書九思九容等名目揭之座右以爲
朝夕常目之資每誦莊敬日强安肆日偸之訓雖燕獨
終日端坐兀然對案顔色必整冠帶必飭肩背常竦直
四體不欹未嘗有偸惰倦疲之容以是志氣自强精力
不衰淸晨必拓窓起坐雖隆冬竟夕不闔客至則雖少
輩必下堂迎揖子姪有候謁則雖卑幼輒斂膝改容必
以禮貌加之其孝友尤天性平生以早孤爲至痛終鮮

爲至恨每當諱辰哀慕迫切之心靡所不至必前期齋
遬以盡如在之誠祭之夜一心悚敬終宵不解帶坐以
待鷄有一姊老且寠每源源候省饋問相續待庶母若
庶弟亦至誠恩愛飢飽與同及庶弟死公年已至而猶
終日臨喪含斂諸節親自檢省哀痛號泣不以分義而
有間也居家內外嚴謹與夫人至老白首相敬如賓導
子孫以義方使之循蹈規矩處宗黨以和悅爲主而申
之愊遜之道使後生門少有所矜式尤致力於奉先祀
享之節自少不憚勞苦多有所句管營度之事而纖悉
堅緻大小諸務莫不有條理若鄉黨則素性罕出入不

舊尋常徵逐未嘗干預是非而若大議論之係關斯文者則必裁以義理亦不肯苟同於人也至於周窮恤匱仁愛周徧之意則視一族如一室歲値乙丙大荒收取族親中男女童穉十數口朝夕同哺俾免其飢餓顚連之患小子之穉弟若從弟亦時遭喪難兼以癘疫東西竄避靡所底泊則公必親自挈去五朔庇保其誠意甚懇摯也此於公雖若細節而當壯歲弱塡之時夫豈人人之所能爲哉小子又有所欽尙歎服而不能已者公之嗣子舉三男皆幾至長成公三世後初有之慶也公之奇悅而愛重者固何如而嗣子之本生近親有無后

而亾者其寃孀被髮徒跣乞嗣於無與受之家而其年
紀又踰亾者甚不相當公親往而慰喩之仍慼然謂嗣
子曰吾旣得後於汝家使汝家近親爲不血之鬼豈相
報之義乎遂以一孫割慈而繼其絕是不但一端惻隱
之仁而公平日見義之明正所執之牢卓於此亦可見
矣嗚呼公以零丁早孤之身一聞諸兄之訓慼然動心
奮然自拔乃能回頭轉步於詩禮矩度之中得古人檢
防之要一生工夫專在於操心二字故其發之於日用
常行之間者無非篤人倫而勤職事隨遇盡力大抵多
難行難及之處雖其天賦有過人者而苟非大煞用力

如百十斤擔夯者其能之乎然則公之所自道於臥床之日儘可以徵公之平生而晚年治心之工猶恐或偏於操之太過取周流無滯之義而自號曰无定齋名息義以寓其佩韋之戒者吁亦深且切矣配延日鄭氏故徵士 贈持平萬陽之女擩染法家婦行甚純蒙 先朝別典以偕老七十年授公爵僉樞配淑夫人生二女無子以再從兄温經第二子錫稷爲嗣能幹蠱而有養志孝女適光山盧光啓星山李基瑞錫稷長男冣洙次鄰洙季飾洙出繼盧光啓子宗敬迺小子自勝冠偏荷公知愛父事之久矣竊覵公飭身勵行之節而大有所

心悅誠服于中者故承胤叔氏忝託不顧僭妄遂敢爲藉手以竢當世秉筆君子云爾

族叔禮曹佐郎三省齋公行狀

公諱錫虎初諱錫均字正則號三省齋我趙以豐壤爲氏高麗門下侍中平章事諱孟實始祖也入　本朝有商議中樞院事諱崇始入商五傳而有司贍寺直長諱禧始家長川六代祖黔澗先生諱靖爲士林所俎豆高祖生員諱稜號永慕庵有重望曾祖諱啓胤謹修行尤名於書隷祖考諱涵考諱觀經皆以孝友稱妣務安朴氏士人天楹之女有淑行不幸早世公其出也繼妣安

東權氏士人重斗之女也公生於　景廟四年甲辰之五月五日受氣淸明資性溫粹纔髫齡儀度已成又穎悟聰慧大有進就才先公使就學於表叔江左翁權公萬之門權公奇之曰此兒通敏必不作蓬蒿人因授子書使治博士業未冠遭先公喪時祖妣曁繼妣兩夫人在堂家且窶甚公承順兩慈聲色常怡愉竭誠力供滫瀡以致左右無方之養有一弟三妹皆幼撫摩敎育其恩愛因心權夫人亦不憚劬勞同仁均慈子母相對常响响而樂親族入其室雖四壁懸磬常見春風習習然也公用餘力不撤經業曰先考泉下之望偏慈慰悅之

方惟此一事耳其立志窮益勵而老益堅　正廟癸卯始登大比甲科第二纔坼號除直長不數月三遷至儀曹郎翌年春將展拜江左翁墓渡江向西谷至而病因七日不發汗臯復於客次嗚呼慘矣盖公慈良而樂易耿介而明秀晳字藹然襟韻清明才器則適通於方圓言議則明辨於事情眞所謂豈弟君子明快底人也是以平生行已處事便若坦道平易無一分屈曲回互之情而使人易知對人嘗不設畦畛多少事爲未嘗有向人不可言者見人之樂則樂如不勝見人之憂則憂若不及中心達於面目故凡族黨長幼鄉里老少四方交

友莫不誠心而親愛歡欣而感慕至老六十年無一人
變其顏色與人言明白爽剴外若不能容忍而或遇是
非喧鬧氣象崢嶸處則亦不復較長短輒俛首瞑目莞
爾微笑而已此小子所以默識竊歎於平日侍燕之時
著也昔曾子稱顏子曰犯而不校吾友嘗從事於斯公
其庶幾乎嗚呼以公樂易之性耿介之標玉立於筍班
則必事君無隱而可以承如響酬酢以公適用之才明
快之論論事於朝廷則必有便便之辯而不失其風裁
矣嗟呼櫲樟之材晩售干雲之志而未及需用於棟樑
瑚璉之器纔登清廟之上而未及薦用於黍稷使一生

志業勤苦成就而卒未見究竟悲夫悲夫日者族弟駿
然泣且語曰吾先人之才行旣具而未施先人之志業
旣成而未展因是而又泯然埋沒者是大懼也惟兄圖
之余亦自不覺涕無從曰不佞於子姪中其生稍早侍
屛几最久內而志行外而言動嘗竊覵而心服之者多
矣雖識蔑辭拙烏敢以辭謹略記大槩以俟當世立言
之君子云爾公壽僅六十一客館啓手在甲辰閏三月
初十日也以是年之重陽日奉衣冠于三峯山先塋局
內甲坐之原恭人長水黃氏翼成公諱喜之后士人斗
山之女也性仁厚誠心愛物勤儉理家後公十三年而

歿壽七十五窆于勝長村北辛坐之原一男一女男駿
然女適光山盧師文駿然有二子長述儉次幼盧師文
有二女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從祖處士松崗府君行狀

公諱欽經字敬甫號松崗曾祖諱稜生員號求菴有重望於士類祖諱大胤號立齋以至孝篤行聞考諱瀣號踈軒有盛德妣義城金氏觀察使諱聲久女也以明陵戊辰四月日生公自幼舉止謹重未嘗妄遊戲急赴顚躓聲色極和順無或違父母詔令及冠出入湖中聘翁權公郎風流傑士視一世人眼無可見公儀度輒起敬曰眞禮法家子弟趙氏以孝謹聞果然宗人豐原

相公顯命與權公善嘗曰一見君王潤德器也此子而可蓬蒿耶使家于京功名卽掌中耳君其圖之權公以豐原意爲公誦之公默不應又問而又默權公憮然謂家人曰此郎高而確難動矣二十一丁先夫人憂雖壓於尊執禮猶謹嚴婦人終三年不得見其面先公見公聰明才性常命治經業公每對冊甚尊閣以爲聖賢書不敢慢沉潛反復優游厭飫用眞積力久之工自至融會成熟惟隨分應擧守拙安命初不爲流俗輩汲汲圖進就故積四十餘年只一登講席而止友兄弟篤至極其湛洽之樂事伯氏如嚴師每早朝必冠帶省問端坐

拱手不敢肆體惰容雖細節必咨稟而行其進止坐立有常處無或違尺寸家貧饘粥或不繼屋椽常露至風雨不蔽惟終日對案怡然自樂未嘗問生産業夫人因父家所助得銖累寸積嘗私置一腴田公覺之對夫人正色曰吾大家常不足吾不能補豈意蓄私財自爲謀地也吾甚不樂也夫人謝曰何敢違君子意得一物輒與兄弟共亟不敢營私計是以家業終窶未免屢空亦不以爲意也公資稟純善性度克寬其仁愛慈良之心藹然形於外而發於辭和易溫裕之德粹然見於面而施於體少時姿表如冰清玉潔見之者不覺鄙吝自消

老來風味更醇淡謹厚望之可知爲有德君子也居家常一心欽欽不敢少放頭若有所臨手若有所奉聲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雖倉卒急遽無疾言遽色雖可喜可怒無放笑厲叱處世則謙而恭律己則敬而禮治心則淸而寡慾其究竟法則蓋謹拙二字也是以公之一生處身行事常若閨中處子有幽閒貞靜之德至老六十年無一點疵累之可指議也夫人嘗九耋無恙時與子孫輩從容話舊曰吾二十八汝家閨庭肅穆甚有法度汝祖父常存敬畏不敢小忽待我如賓雖袵席上未嘗一聞狎昵語甚熱未嘗一披襟解帶凡侍巾屨五十

年無一見露頂跣踵云噫居家隱密之際人所易忽也而其敬如是則此數事足可以徵君子平生矣嗚呼公有如此仁善之德有如此敬愼之行若推之以及於物行之以措諸事則抑何所往而不宜而嗟乎蘊櫝之玉待賈而不沽璞中之珍見刖而不售只自含光韜彩若虛若無一無所赫赫著見於功名事業之間則一世固無可論而雖子孫亦豈得考審其祖先之德與行果何如耶會孫述性方藐藐然承家向余惕惕言曰先人已下世不肖甚蒙騃蔑無以述舊聞而闡幽潛吾曾考德行將泯沒焉已也當時之及見者惟叔父在幸一二記

實附之家乘使此藐孤孫庶得以觀慕也噫此小子責也小子亦生晚侍膝下雖不久時尚勝冠矣若公顔色之和粹資性之寬仁與夫行已處事動靜語默之節則盖嘗目擩耳染薰陶親炙自有所憯憯而記得之者矣玆敢略述其言行大槩而只是當時之見而知之者所未見處則皆闕漏小子之罪恨庸有極乎然有善觀者當推類而得其餘矣公卒于 英廟丙子六月二十一日壽六十九奉衣冠於蔚坊舊址南麓百許步酉坐原夫人姓權氏吉昌君𢘆之玄孫監役瑾之女也寬仁淑哲甚有婦德承君子無違享年八十五終於辛卯十二

月二十九日窆于竹峴東薪洞艮坐原生三子一女長錫重次錫文季錫俊女適士人姜必燁長房二子一女男長毅然季慤然早没女適士人呂翼明次房一子奕然一女適士人金徽範季房一子德然二女適士人金龍海士人李重植姜必燁子世鐸毅然子述性女士人洪錫燮妻慤然子述曾述程奕然子述祈述恭皆早夭德然子述宣男女內外摠若干三世以上世系載中庢公狀中

從祖處士直方齋府君行狀

府君諱麟經字謹甫號直方齋吾王考中庢府君之季

也生而資稟精粹德性慈良襟懷灑然如清冰顏色藹然如溫玉自幼孝愛異人婉容愉音不離側須臾事伯氏如嚴師怡怡之餘濟以切偲早知俗學外有吾人眞切用力處及長聘于虎叟鄭寢郎諱葵陽之門時虎叟公與兄塤叟公倡率後學以斯文爲己任兩叟見府君資質之美志學之篤大加奬賞以爲吾道將來之望在此其開導誘掖之方甚至府君自是益專心於向裏工夫俛焉日有孜孜以居敬集義爲學問要訣名其齋曰直方遂作箴以寓警常以早喪先妣爲至痛及中歲丁先公憂哭擗號絕哀毀倍常値癘祲至七朔未葬而歛

粥寢苦暑不脫經寒不就房終三年憂慽如一日因祟羸瘁疾又添司視之患輾轉沉痼者屢年而猶喜讀書非賓客擾輒整冠襟兀兀對案凡六經百家語無不融解通貫尤致力於四子若濂洛諸子書至忘寢食至於心經近思皆手書而口誦之循環熟復沉潛玩繹微辭奧旨外若文字來歷句讀音訓無不辨別正訛歷落分明老而至廢視不能復讀則閉睫靜坐日誦平日所讀諸書終朝竟夕聲若金石心與理會欣然自得便不知沉痾之在身族子輩有來學者則無不隨其所請口授音義而輒如誦己言無一字錯有時興到則或吟弄數

三律絕而惟冲淡和平意好而止不要作俗子輩彫繪
粉飾語也少也以命治擧業累登解額而孤露後因謝
不應雅好佳山水去家五里許林壑窈窕泉石亦清麗
每春秋景明時嘯咏逍遙有終老之願自哭伯氏踽踽
不樂於古宅曰勝溪水石吾少時遊也今老而無况欲
寄耳於鳴瀑之間以爲就靜將息之計遂挈家而寓未
逾年而疾革考終于寓舍卽己卯二月二十一日享年
實六十四嗚呼府君以豈弟之資明睿之見旣承家庭
之訓又服賢師之教恭遜謙約敦厚周愼言動自有法
度日用不踰繩墨律己嚴於居獨制行篤於處倫好學

而樂善勵志而力行以至於阨窮疢疾無入而不自得
則府君之風德懿行蓋本於資性之洵美而苟非眞實
得力於學問之中亦豈如是耶府君之學不在口耳之
末而惟以誠正爲本踐履爲主故事生而致其誠居喪
而致其哀兄弟而極其湛樂閨壼而極其雍穆子弟則
循循善誘使各雅飭宗族則閭閻和悅一心敦厚雖僮
僕賤隸未嘗以傲惰之容迫切之言加之對人則樂易
傾倒不設畦畛而辭辯明剴亦不苟同聞人之善則亹
亹而稱揚之不已聞人之不善則諄諄而開曉之甚懇
與鄉子弟言則勸之以孝謹與門子弟言則勸之以敦

睦引古證今耳提面命使人聽之自不覺心悅而誠服也常以靜坐二字爲主敬要訣曰苟不能習於靜則亦不能主於一自家心志躁擾飛揚不失其本性者鮮矣必收聚精神歛袵靜坐未嘗有放越浮動之氣固窮安命亢是平日用工之地故家業素窶或至簞瓢屢空而常怡然不以爲憂暮境遭季胤逆理之慽係是人理難堪處而猶順變節制使阿覩之患不至甚加當時士友皆嘖嘖言益可見學力處長胤暨二兒子次第擢第連入淸選則府君曰於分過矣匪榮伊懼面戒書勉中之以詩句大要以一箇敬字爲事君立身之要道嘗謂諸

子曰國家以科擧取士捨此一路君臣之倫廢矣此宋朝諸賢及我東先輩亦多以此發身而但科擧之壞人心術近世而極矣惟當以程夫子所謂三分擧業七分讀書爲準又以朱夫子所謂必須先立其大者爲師可也因慨然歎曰吾早也未免爲科臼所奪不得專意此學晩欲自勵而廢覞不可得最所含恨若輩須以老物深戒也噫以府君之訓證府君之行則亦可見平日治心用工之一端矣然而府君平生務自韜晦不欲見知於人故世之知之者蓋鮮矣而惟塤篪兩叟知之深而倚之重塤叟至易簀曰趙某志尚不俗大業可期欲留

書告訣而氣盡不能篪叟亦嘗著直方齋銘深致勉許
意同門諸友皆以爲橫溪長衣之託有所歸以寒泉之
直卿擬焉審幾黃公卽府君之壻而亦嘗用力於此學
者其誄文曰濂洛旨訣義理歸宿處指示路脉無錙銖
失諸君子之言固可徵也素不喜著述惟詩及文若干
篇藏于篋夫人鄭氏生長法家性又篤孝有親癠血指
之誠旣歸德配無違先府君一年而歿合窆于善山北
傿巖向辰原生三男二女男長錫龍官承旨有德望次
錫麐有才志不幸早世女適生員黃啓熙卽審幾爲號
者以學行著次適士人李挺甲長房子承洙膺洙興洙

壻金洙鍊柳寔春權道相次房無子以應洙嗣有一女
適府使權綝寓幾子華老生員巖老磻老生員壻李章
奎李挺甲繼子覺普婿洪林駿嗚呼府君在世時以小
子爲繼祖之一孫而不無向學意其愛重異諸孫前後之
所諄諄教詔者無非喫緊爲人處而小子年冲而且不
慧不能服膺其萬一及此老暮往往記得其一二訓誨
於靜夜無寐之時則儵覺言言有味終身用之有不能
盡者而方七十無聞行將爲暴棄之鬼罪負罪負前者
堂叉靜窩公略敍行治而第恨狀例未終間者承洙又
草成一通遺事要使隱括而編次之小子雖詞拙焉敢

辭也

堂叔父成均進士靜窩府君行狀

我從祖叔父成均進士靜窩府君諱錫喆字明仲我趙之貫豐壤自高麗侍中平章事諱孟始入　國初有商議中樞院事諱崇再傳而有議政府舍人諱瑞廷有生員諱俠有府使諱允寧有直長諱禧七代祖　贈承旨諱光憲廬墓致毀鄉里稱孝六代祖黔澗先生諱靖以道學俎豆涑水書院五代祖諱榮遠十六從郭公忘憂堂倡義於火旺山城高祖生員諱稜號永慕庵負山林重望曾祖通德郞諱大胤號立齋性至孝親癠有夢遇神

裔之異祖考通德郎諱燧號踈軒有德行考諱善經有
文行不幸早世妣密陽朴氏龍巖先生諱雲之后處士
聖任之女以　景廟甲辰四月七日生公幼也容端而
心靜不與羣兒忿爭四歲而孤就養於伯父中厓公懷
中學書字及應對之節自五六歲敬受課學常孜孜不
惰一日中厓公使言志對曰願讀書爲君子人中厓公
拊頂曰此兒已有志矣事母夫人甚孝順有詔令則輒
愉惋聽從無敢或違母夫人以爲寡家子鮮能成就德
器者由其母溺愛也有小過不假辭色或日晩未受課
則輒朝不與飯其誨責甚嚴教養有法公以是不敢惰

惰凡百皆夙成而文學亦早進矣公常恨早失所怙而幸有兄弟四人事兩兄如父愛一弟篤至明發之思或相對涕泣湛樂之情不啻塤篪之相和晝夜同枕席未嘗須臾或離也十九遭先夫人喪哭踊攀擗頓絶僅甦者累守喪之節一如兩兄不脫經帶顔色常慽慽然自二十以後已留意於古人之學潛心經傳微辭奥旨必審思推究與吾先人兄弟日夜講讀於游藝齋中交相師友多有論辨之益時擔修權先生爲斯文宗匠方倡起後學公以中庠公命往遊其門益聞性理之說遂專意於向裏工夫篤志力行誠心慥慥庶幾聞道之願夙

夜彌切一日夕夢遇一老人於山水幽靜處從容問答其言無非爲學之要領明善之至訣也有曰求放心祛私意復天性又曰四端之發也則擴而充之七情之蕩也則約而節之處暗室屋漏之中而無敢或欺在造次顚沛之頃而無所間斷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慾欲寡其慾莫如持敬敬者所以制伏百邪者也內主於敬而常自惺惺使此心無所昏昧則靈臺洞澈萬理昭融凡厥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無足動其中又以聖人爲可學而諭之以射者之立的以朱子爲師而必要乎博約之兩至俾虛遠者而反就乎平實自卑近處而

上達乎高明云云公覺而異之遂記成一篇體驗省察以爲進道入德之方爲文不喜彫繪以要媚人眼目而惟務理勝平實詞致自然精緻故再入場屋而輒居前列以至早登國庠以爲太學卽儒士所萃可以觀善遂一遊齋中而每端坐終日不近浮戲齋中皆敬憚之居半歲見齋風澆雜而躁競成習歎曰此非所以進學之地遂慨然而歸絶意榮利處貧約五十餘年甚至風雨不蔽饘粥不繼而猶處之怡然日取濂洛關閩諸書沉潛翫味有若芻豢之悅口優游涵泳不知老之將至也及其持養愈久而見得愈精則以爲學者工夫莫如敬

居敬之工莫如靜坐故取程門主靜二字扁小齋曰主靜窩杜門求志安分樂道至於世間得喪榮辱一不經心鄉黨間紛嚚是非都不干預雖燕居幽獨之中未嘗廢冠帶惟終日對案溫理舊業而每淸朝及靜夜整聲音誦四勿夙夜敬齋心箴古賢格訓日以爲課有時或吟弄唱酬陶暢性情而皆取平淡近理以補益身心老來尤拳拳於倡勸後生興起斯學月朔率門子姪及一面子弟考講小學經傳等書中敎以孝謹悌遜之行道院之講學所卽公之堂兄承宣公所刱設也公發文勸諭倡起同志講論曾傳及魯論而設爲問目使之發明

奧義於涑院亦講以中庸使年少士子復知俗學之外有吾人實學每向師門不勝羹墻之慕時時命駕躬造謦折盤旋於淸臺道窩之間以爲先師之徽響漸遠而當時及門之徒餘者無幾與一方同志奉閱巾衍所藏精考讎校壽梓而廣傳之嘗手書朱子書及心經等書居常敬讀之至七十三歲手寫近思錄一帙教授兒孫輩使之誦讀又裒聚古今禮書考證疑文條分彙聚編日幾就而未及卒業自少時愛村後小洞頗幽深靜閒及其暮年得三間茅齋取養蒙之義而名曰山泉詩松種竹料理藏修以爲養靜終老之計而亦未卒也公嘗

當先考喪以幼未持衰爲終身至痛及至雖年益不堪哀慕之心遂參情酌禮斷行心制終其年不御酒肉廢出入雖隣里會不參斬斬衰衣常若齋居時公之年已六十四而猶不至毁人以謂神明所扶公年齡益高而工夫益篤學力旣深而志氣日強當八耋之年而凡諸彛倫職事上當爲底道理未嘗以老耋而或懈日必攜杖臨視於諸姪家或勉或戒從容訓誨有先忌則前期齋素而必親行之先墓奠掃雖稍遠必皆躬參遇令節則必展省各所月朔必參謁於宗祠至於同堂兄弟忌辰亦必茹素終日而無一闕燕客至則雖少年必出門

迎接有留宿於村中者必早起盥櫛躬先致禮卒之年
秋夕日步省先隴偶然感疾閱月涔淹不撤床褥而遭
季嫂淑夫人喪襲斂之節猶必强起臨視一家子姪逐
日來診而亦皆衣冠接見至於屬纊前夕精神瀅然不
錯從甥柳尋春時以湖宰來候招入卧内以至誠報君
不負所學之意懇懇申勉及當啓手之朝各以勑身謹
行之意垂訓於子孫顧謂不肖曰大耋歸化豈有餘憾
但先碣未竪先稿未整是爲未了之恨若有多少分付
意而語澀未竟因正席悠然而終卽己未九月之二十
二日而壽七十六嗚呼苟非平日學力有素定於原始

反終之義臨此死生之際豈得如是之從容哉蓋公資
性溫仁對人慈愛惻怛之心藹然見於顏色氣味淡素
平生别無嗜欲之物操履雅潔凡於苟且近利之事或
恐一毫累己氣質清羸體若不能勝衣足如不能履地
而肩背常莊踈襟帶常檢束心法又謹拙不放雖居紛
華波蕩之中而我心則自恬靜雖在袒裼裸裎之側而
其冠則自端整鄙俚之言未嘗一近於口惰慢之氣未
嘗一設於身平生工夫專在於一箇敬字而爲學則循
階級而無一毫躐等外之念律身則遵繩墨而無一
分浮華放越之意惟以安分守常四字爲一生究竟法

迺有遺集若干卷藏于家小子於諸子中其生稍早事公最久公幼時行則或有及聞於祖考及諸父中歲以下則蓋有竊覸而默識濡染而親炙之者故茲敢略記行實以竢世之立言君子云爾公娶安東權氏處士處恆女郎故校理戊午名節臣達手后也孺人性寬廣躳親鼎臼而未嘗有幾微慽慽容善安貧卒以成君子之德先公二十四年而歿窆于飛來前麓乾坐原已未以公之衣履奉藏于其下越三年辛酉遷封公墓于勝長酉坐原孺人墓姑未移封生一男一女男曰範洙雅重而有文爲儕類所稱不幸不勝喪女適鄭必祿早孀居

範洙初配碧珍李泰一女有二子長述師次述彥出后
大宗繼配玄風郭起漢女有二子皆幼鄭必祿嗣子光
燮

堂父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精舍府君行狀

府君諱錫穆字遠仲貫豐壤六代祖　贈吏參諱靖以
道學文章士林俎豆之高祖生員諱稜負山林重望曾
祖通德郎諱大胤以至行聞祖通德郎諱逢有德行考
諱履經妣仁川李氏通德郎基仁之女參議忠範之后
生考諱善經妣密陽朴氏聖任之女龍巖雲之后以

英廟丙午六月二日生公犀骨貫頂眉眼瑩澈人知其有貴相甫九閱月而孤不離慈夫人懷中者至五六齡而無一分嬌騃習穎悟異人自孩提已知愛親敬兄之道慈夫人有詔命必俯伏敬受諸兄教文字輒記誦久而不忘八歲始受學每晨朝挾冊而進必先於同隊伯父中匡公拊頂曰此兒大有將來之望十七遭慈夫人喪哀號甚諸兄慮血氣未充勸助滋味泣不聽執禮嚴苦三年守喪之節一如諸兄十九治明經業潛心篤學孜孜不怠不待長者課勸壬申遭所后妣喪守制甚謹丙子登大比科時同堂聯璧華閭謳蔚而公猶以爲少

年登科有古人不幸之戒一心謙退無一毫躁進意戊寅選補槐院己卯爲堂后慈翰圈辛巳八月 除注書以副擬難進之嫌陳書不進九月又 除注書登 筵初日 上有精緊人三字之褒至月以世孫痘候八直議藥廳夙夜殫勞蒙 賞典陞典籍壬午春請由還鄉五月 除刑曹佐郎九月 除司諫院正言時有雷電之變上䟽附陳勉語大意以懋實爲自修之方聽諫爲益聖之道 上嘉納答曰實者誠也爲政捨此何先當猛省自勉自是以後 除正言者八吏曹郎者五持平一掌令二獻納十八執義四司諫五郵官一間 除司

僕軍資兩寺正者各一以　特命陞資　除承旨者三也在戊子爲正言時上辭疏以大根本最切要者陳勉略曰所謂大根本者無出於人主之正心誠意伏願殿下克正其心爲精一執中之要克誠其意到眞實無妄之域以是爲　殿下出治之本又以是爲　儲宮教導之方使　儲宮薰陶擩染先立大本於志學之時以做億萬年太平之要道則豈非　國家之幸而生民之福乎所謂最切要者朱子所謂任賢臣爲立政之要擇良吏爲養民之要也庶政之得失都係官僚賢否生民之休戚專在守令廉貪目今　朝著之上不見禮讓之

風而躁競成習州縣之間全沒廉耻之心而貪婪是務
管子所謂四維不張者不幸近之則何能熙庶績而安
百姓哉惟　殿下益加審愼於用人之際覈察臧否於
仕事之後嚴黜陟愼賞罰又未附脩省之方以洪範月
令之意申申陳戒　上嘉納　賜批略曰今覽爾章可
見切實可不猛省其所陳勉亦可見愛君之心深庸嘉
之己亥爲獻納引名公罔不在初之戒伊尹愼終惟始
之訓十條陳勉於　當宁新服之初首請懲討略曰兇
逆之種如惡草之根去草遺根必生孼芽其二明聖學
略曰興化致治之道立中建極之本實在於人主之一

心誠敬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只在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理正心誠意以爲治平之本其三開言路畧曰言路開而後在上者可得以聞其過言路通而後在下者可得以達其情也第自古人主以崇高之位操禍福之柄震之以雷霆之威壓之以萬斤之重故言事之臣不到九級之階而背已沾汗矣苟不賜以溫粹之色如響之答則雖忠如黯徵識如賈董者其孰敢犯顏抗辭以進其忠讜逆耳之言哉其四正名分略曰名分者國家之綱紀也名分定而後尊卑不亂名分明而後貴賤有等則其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者莫如明正名分而臣近

觀一國之內上下無辨貴賤無等豪商富民敢爲尊貴者之冠服常漢下賤僭冒士大夫之名號甚至下者凌上少者凌長干名犯分之習僭亂乖敗之風日甚一日賈誼所謂足居上首居下者正是當今風俗也伏願

殿下付之有司各別嚴飭克定上下以定民志第五節財用略曰節用而後財用裕財用裕而後賦斂薄賦斂薄而後百姓足百姓足則君誰與不足近者民窮財盡之歎日甚一日則臣未知各司經費或有所未盡節用而然耶京華鄉閭之間抑或有奢侈之風而然耶伏願

殿下益慎儉德務盡節用之方第六擇良吏略曰守

令者親民牧民之官也守令之賢否而生民之休戚係焉竊覸近日守令貪婪成風剝割是事政令施爲無非自私自利之計而其於國事民隱全不顧念伏願　殿下凡所字牧之任必極擇廉謹公平仁明之人以充其職第七緩舊糴略曰饑經大凶生民之困苦猶未盡復有若大病之後神氣未蘇圉圉然無異中毒之魚近聞有最舊糴停退之令而至於昨年之糴則各邑守令並與新還而一時催捧民情騷然將有漂散不保之患伏願　殿下渙施大霈使戊戌舊糴姑緩今秋之納第八正經界畧曰八路量田久近不齊而其中或有百餘年

之久矣水蕩沙崩山川變易彼疆此界轉轉相混強者割之弱者失之或至上上之土變爲下下而其賦依舊上上也磽确之土變成肥腴而其賦依舊下下也經界不正之弊財賦不平之患莫此爲甚令該曹急時量田以定經界第九科弊略曰三代之後學校之政不明選士之制遂廢專以科目取人而奔競之風日熾情私之竇日開捐廉棄耻紛嚣乖亂之狀至於今日而極矣上之取士者亦多有尚早之弊故入場士子爭先投券不分死生以致禮讓之風全掃躁競之習日盛有若胎中受病及長至老終無可瘳之日則取如此冒沒之類將

欲贊皇猷扶世道不亦難乎請令地方官精選文士考講錄名令考試者不擇早晚惟取老成有德之言勵廉尚恥庶回澆漓之風第十貢士略曰當今俗士滔滔眞儒罕出而窮林巖穴之間未必無讀書好古之人鄉里家庭之内未必無孝悌篤行之士第此等之士或有懷瑾握瑜恥與俗流而爭名或有安分守窮不求聞達於當世則雖有抱負之才濟治之謨 國家安得以用之哉臣以爲令各邑中碩德耆老者使之或薦孝廉行誼或薦賢良方正獻于地方官以至轉報禮曹使之對策殿廷以爲甄拔需用之地 上嘉納 批曰懲討典

學言路事當加意體察正名分擇良吏正經界革科弊
事各令攸司禀處戊戌舊羅事疏中云云正合予意亦
令廟堂覈奏再疏以遇灾修省之意加勉誠敬二字又
附陳風聞請善山府使李命杰成川府使柳義養削罷
之與庚子出爲黃山道察訪不以職慢自貶治郵如家
愛民如子至於捐千金革積弊因鐵板爲永世規江堤
竹林爲防備水患之設而官民之取用無節將至大江
橫潰之患公痛其爲民之害使官廚撤筍供嚴禁護一
年之內十里蒼翠復蔚然蓁立於是水患息而郵民賴
之肯立碑以頌曰瞻彼黃岡綠竹猗猗有斐君子終不

可議辛丑冬以獻納解歸壬寅爲獻納時又疏論臺臣緘口巽軟之狀及謁　聖親臨時取士尚早之事　上又嘉納　批曰所陳二條可謂目下切要之言方欲留意採用癸卯七月以獻納陳疏上款言凶歉救恤之方而以修德節儉爲要道下款論本道右試都事李亮載貪汚不公之罪及左試入場時多士致斃之弊專由於取士尚早之弊末附陳試虛僞之弊　上又大加嘉納

批曰上款陳勉憂愛之誠予實嘉乃另欲體念近來守宰貪風日熾誠如爾言　朝家豈不欲懲貪而迄無一人抵辟者彼無耻者流無怪乎一味充欲矣下款李

亮載事誠有是也科場之律貪汚之與無非當施之事卽令該府拿問口招期於覈實京試官事亦甚駭然爲先削職亦令該府拿問重繩陳試事傷風敗俗莫甚於此然彼不持服者之竟成虛券雖無足謂至於果然持服之人重制葬前入圍較藝還恐有如何之歎所以矯革之方令廟堂稟處九月又以獻納上疏因陳歷路所見荒歉之務請施大同之惠加勉節省裕財之道

上嘉納 批曰所陳言甚切實另用體念施措之方令

廟堂稟處丙午七月以獻納入城本職則蒙遞而留爲

文孝世子葬禮哭班製進挽詞丁未四月以司諫上

辭疏首陳逆醫懲討之請又引大學衍義格致篇辨人才條以辨別賢邪進君子退小人之意眷眷陳戒至累數百言 上批曰言多切實當留意壬子正月以執義上辭疏略曰 元子睿質天生冲儀夙成日升松茂億萬無疆之休自此可卜竊想岐嶷儀度已服若干尺聰明睿智亦當解語而學字矣德性導養之方睿學敎誘之道豈在此時雖今冊儀未成春僚未設而凡爲阿保阿傅之人必擇其忠謹純正端一寡默者置之左右以養其性情凡百器用衣服奢麗玩好之物一切不接於前以養其耳目使良知之性藹然而長非辟之心無自

而入則將見仁善之端火燃泉達德器自成睿質自就
自當日臻於堯舜性之之域矣次陳斥邪學明正學之
道略曰異言之喧豗實由於正學之不明邪說之誑惑
實由於正路之蓁蕪爲今日辨異闢邪拔本塞源之道
其不在於明正學三字乎臣愚以爲先自太學爲始以
大司成立爲講師每月朔必以孝經小學四子等書取
士試講申之以忠君孝親悌長之道習之以周旋進退
揖讓之節一變其輕佻浮薄之風至於鄉邑則分付各
道道臣及地方官極擇其該邑中有德行通經義可爲
人師者定爲訓導講明學術一如太學之規則庶見正

學日明而邪學日息次陳賑飢恤患綿稅變通之策略曰昨年歉災比之昔辛亥雖可謂小勝而百穀不成縣荒尤甚冬寒獰酷癘氣又大熾道路凍餒之殍閭里札瘥之患什之二三言念民事不亦可矜而可憫乎伏願申飭各道道臣及諸邑守宰凡沿江邑里尤甚被災處特爲設賑賙飢以濟溝壑之命至於春稅綿布則便同龜背之毛不可無變通之道亦令籌司講究便宜次論奎章閣畧曰其選則極一代之英材其榮則待三接之寵眷傍置左右講論經史日課月試勉將文藝業則殿下作成之方實無讓於周詩之旱麓當今文敎之蔚

固無異於宋世之休明而第伏聞課試之題多科程時
文淸燕之暇或唱酬詩什　殿下以此而優劣其才品
詞臣以此而相尚其藻藝渠屋篚食之禮非不盛矣而
勉戒吁咈之謨鮮有聞焉則臣不能無一言仰勉於
殿下者也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一向好着亦自
喪志况吟風弄月自是詞人小技綺麗駢儷又是才子
空言則詞華工拙不足以裨補我　殿下高明廣大之
學明矣愚臣淺見以爲尋常科製閒謾吟弄一並付之
餘事日夕晋接之際專以講問經義討論前史爲主以
究三代帝王之治謨兼觀歷代治亂之所由有若鹿鳴

詩之勉示周行又若勅天歌之交相勸戒則 殿下所以設置奎章之意 國家所以華育英才之樂於是焉可以先美於今古而蔚然有可觀之實效矣次言以守令治效擢援清顯之階略曰司牧百里備知閭里艱難者專係守令修舉七政周察民生休戚者都在守令是以漢氏之盛若有治理效則必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若龔遂黃霸皆以治行第一擢入爲相若王成朱邑尹翁歸召信臣等皆以治理效入爲顯職當時用人以此爲法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自晉唐以後其法寢廢而我 朝用入不以治郡賢

能有所簡拔故爲吏者全無勉勵廉淸愛惜身名之心惟以貪得爲利己之妙計刻害爲制民之良策 殿下仁澤不得以下究 殿下赤子不得以懷保則其於固邦本致治平之道不亦惕然而憂歎處乎臣愚以爲新進之秩滿六品者無論文南武必一一先試州縣若有治效隆洽者始通淸顯之職而仍以擢授公卿之位若無治效著稱者雖其地處甚高文章有聲一切禁防勿通淸籍則人皆自惜吏皆自勵莫不以公廉淸直爲務而公卿百執事者必皆諳於治體察於民情其於興庶績躋至治也何有未言都事之冗閒略曰 國朝所以

設置是官必非徒然備而近世以來所謂都事之官只存虛名而實無職事徒費俸祿眞所謂無用之冗官也然則是官之有無固無關於大小政務之間臣愚以爲革廢都事以遵周官官不必備之意者似無所妨而若或以 祖宗朝已定官制有難一朝革廢則莫如復其故規任以災傷或詢察民生休戚或採訪遺逸野賢使之直自狀聞因兼一道教授之任考課講讀勸勵學業使庠序學校洋洋有絃誦之美則庶可有勝於無 上批曰第一件事當體念第二件事區區一心惟在尊尚正學爾言又如此益欲留意第三件事其所賙飢濟窮

之方令廟堂以此意行會該道養稅綿布事無論田三稅大同纔令區別處分矣第四件事務實效莫過於此當留意第五件事言則是矣但言路與政事各異以守令爲三司之階者得無相妨之歎乎第六件事事屬不急姑置之是年六月陞通政資 除同副承旨在外卽遞同月單付僉樞因有 肅謝之命公感泣曰顧此愚賤誤辱 聖明前後 恩召非止一再而偃伏私室淸宦美職可謂從容辭遜而得之 當宁踐祚今至十有七載而未嘗一登 楓陛獲覲日月耿光臣分之掃蔑已無可言自揣衰薄賤軀餘日又無多若於今日不能

一謝　恩命寤寐耿結之忱恐入地不解七月遂強力趍肅又除右副承旨轉移同副進登　筵席　上曰登科三十年君臣不相知面豈有是事乎誠慨惜矣因問嶺外歉事公以不可無設賑濟窮之意田花大無之形從實奏對　上憫老換授吏房使就小間亦異數也公以爲一番登對志願已遂復何必貪榮冒祿久居要司遂因事圖遞縉紳僚友挽之甚固曰無遽歸當畀好州牧公益驚愧卽日拂袖南還灰心榮利無復當世之念癸丑三月偶患時感以二十一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六十八嗚呼痛哉蓋公天賦謹重性質溫淡語言寡默

一心常純一無僞如赤子處身常安靜守拙如處子行誼則孝友異常事所后妣如所生痛早孤替事諸父盡誠愛事諸兄如父至於處宗族鄉黨而各盡其雍睦悌遜之道待人接物皆忠厚不迫一出於中心平生寡欲未嘗營生產業子孫計隨事廉謹或恐一毫非義物汚著是以黃鄭俸祿不至甚薄惟割其餘葺宗第之圮歸日裝具蕭然只海棕一盆子而已居家恬靜無所作爲手書朱子封事及退溪書疏日夕講誦搜輯我東名賢事蹟常置案上庭實梅梔蓮菊以助其幽閒清致題其壁曰精舍以自號作小序以識之蓋取前日 聖教中

精緊之精字要以寓感諷不敢忘之意也嗚呼此是公行治之大略耳至若難進易退爵祿不足以累其心憂君憂國忠誠足以透金石者未知今世如公者復幾人哉公之前後承 恩名者幾五十餘度以其薄宦情而懶榮進故登朝四十餘年進退綽然身名俱完清冰不累白玉無瑕此搢紳間吾黨公論之所以稱仕宦中無一點可疵莫如我公云者也公嘗有詩曰身退遊東洛頭回望北宸若有善觀詩者其一端忠愛之耿耿不已者尤可以想得矣公平生不喜著述子弟輩所收拾只是詩若文若干耳以卒年十月二十五日藏衣冠于州

北金谷峴子坐原初配　贈淑夫人玉山張氏通德郎大誼之女文康公諱顯光五代孫先公三十九年而歿窆于法谷艮坐之原繼配淑夫人平山尹氏通德郎汝欽之女女適士人李東維張氏出子命洙侃洙景洙養洙女適士人申晃憲尹氏出命洙子述明侃洙子述銓景洙子述峻養洙一子一女子述璧女適士人申九會小子識蔑何敢記萬一惟於平日常侍左右耳目其言行大槩備詳其出處大節故敢略記其實以竢當世立言君子云爾

季父通德郎日省齋府君家狀

府君姓趙諱錫魯字景得號曰省齋吾王考中庵公次子吾先考存省齋公之弟也府君以 英廟元年乙巳正月之九日生幼而愛父母異常常繞在床下不忍須臾離雖一味父母未嘗不敢先入口五六歲已有成人儀祭薦拜跪如禮及長益盡孝敬之道顏色必和婉聲氣必怡愉應對使令敏於趨事輒中親意故王考每有事遠近多以府君代之既老忠養益無方時節必具華服以安體不時必進省膳以悅口親戚有喪而親有賻襚之意則輒傾箱以助之知舊負租而親有濟急之意則輒倒儲以施之凡親意所向未嘗有一毫難色或有

有方之遊則復必先期無或違時王考常曰某也出入
幾三十年無一使其父倚閭眞孝子也事兄友愛尤至
自幼動靜必相隨冠則粧子舍晝夜同寢處東西壁題
存省日省字爲交修共省地吾先考嘗四年鰥居府君
必在視寒暖先授絮葛不使有鰥苦狀而衣襪常鮮如
也乙亥遭先府君喪幾絶僅甦五朔處濕苫雖淋雨不
忍就旁雖甚暑未嘗一脫絰帶朝夕不進菜味只和水
而啜丙子又丁先夫人喪初終諸節必盡誠愼一無餘
憾時前喪未練禮多變節而博考先儒說折衷依據妥
由盡禮凡四年在疚執禮愈嚴非省墓足跡不出殯婦

人不得見其面制闋追慕益切必逐月省隴至寒暑不廢先公所寢處虛其位不忍當坐几案間見手澤所餘則輒泫然流涕當忌辰必瀞潔衣服前期齋肅以致如見之誠行事之辰哀號痛怛無異袒括遺文之散佚者必一一收拾皆淨寫成帙體遺意撰成王考家狀至於考妣行記亦皆手自草錄以付不肖曰罪我知我惟此狀矣吾先考嘗宦遊京師不肖沖騃無以典家則府君攝幹宗事奉祭接賓許多煩務無不殫盡心力及吾先考棄官而返則日夕湛洽常聯床共枕以爲世間眞樂無過於此將一堂終老訃吾先考不幸早世府君痛心

削骨如不欲生當食而輒涕泣當寢而亦涕泣內疚外悴因而成瘡幾不能支吾者四載也時不肖纔廿五而累累然靡恃府君涕淚曰不但先人舊廬未忍便訣汝尚冲弱吾棄汝將何歸遂共守古堂未嘗一日或離其恩斯勤斯慈愛劬勞之誠謂之無間已出則亦歇後語也事丘嫂如事兄朝夕必候出入必告事諸父諸母亦極致誠意仲母權夫人享八耋替事最久每省謁必袖果餌或乾脩以助常珍之供夫人聞府君履聲輒笑問今日袖中有何物內外舅氏暨篤老伯姊氏亦老矣必春秋省拜無歲或闕季妹夙抱奇疾積歲沉痼府君憂

戀不已家在越江數十里而月必三四臨診聞有利病之藥至誠渴求必試之後已甥女及笄而妹氏病難以教養則率育如己女而助貲裝以嫁之常言人家子弟之輕儇驕傲不肯遜志下氣於鄉黨州閭者皆父兄姑息之過見一小過必嚴辭峻責不少容借旋即降氣賜顏未嘗一刻藏怒是以諸子姪嚴畏敬憚不敢肆爲非義亦無不誠心感服也至於不肖則以爲繼祖之孫愛重異諸子同居處二十年非甚病未嘗不冠而對每晨謁祠廟風雨不廢而至廟門外則必揖而使前日宗支之分不敢亂也凡駕外必期以某日雖暮夜必趁限日

失信於人尚不可況失信於若曹乎居家肅穆有法度非衣冠不入內對婦子相敬如賓未嘗有剌剌私語處族黨盡其恩睦遠近親疎一視無間疾病憂患則必奔走診問若已當之或有言議不合者則開心見誠務歸於一故一門老少無不各得其歡心也族姪昞然早孤貧娶婦無所歸即虛館以迎因資宅地使奠居其人終身感頌不已常倣韋家故事與同高祖兄弟設一禊名曰花樹每春和時長少歡會以敘天倫樂事各家貧甚難以盡奉先節則議設奉先所使曾考曁伯曾祖祀享之供同出一庫凡係為先則輒不避嫌苦而左右規畫

其所布置設施皆有久遠之謀苟有萬一保宗之策則
一心耿耿常若不及或代辦祭需或分接賓客或割土
償債輒不計家之有無故家中或不免屢空之患而亦
不以為意也待朋友一以誠信與人言必裁度義理不
輕唯諾而若義所當為則一言出口必力踐而後已有
一友適遭　天譴禍頗不測親戚知舊皆閉門塞路惟
恐影響之或煩而聞卽馳唁無異平日人以為難尤謹
於禮凡遭朞功喪皆葬前不御肉至妻父母喪亦三月
餐素人或言其過禮則曰吾親之喪室人與共三年吾
若薄於其親豈相報之意乎當　英廟喪因山前捨肉

日方喪之制固重矣家祭皆用素餐焉有行之於神道
而獨不行於生人乎況五十年化育之恩其可不小答
萬一耶兒時與人博戲爭道歎曰使人浮薄耳不復一
經手少時愛酒或過飲至醉晩年恐酒害喪德定以一
巵雖親友苦强斷然更不舉也爲文精切明麗色味俱
絕而未四十即廢不擧曰吾親不待吾兄又不在吾將
誰爲而役役於得失場哉至於講讀之工則必盡人道
人事而後用餘力故常恨不能刻勵工夫未嘗以學問
自居若心性理義之分則必剖析精微見解明白其得
之心而究其旨者不在於章句口耳之末也素不喜著

述詩及文若干篇在遺篋嗚呼府君之一生踐行都不出孝友慈三者天理人彝上職分之所當然是固人性之所固有者而但常人之情厭職事而樂便逸私意勝而天理微故致養而或不能盡其力居喪而或不能盡其禮愛其兄弟姊妹或不如吾身之愛慈其兄弟之子或不如己子過此以往無非視作自家身外物而要無所用其心者矣惟我府君惟知職分之當爲而不復有吾身惟知天理之當然而不復有物我故事親則生養葬祭靡不竭力而致誠兄弟叔姪則合爲一身而悲喜痛苦同一其心隨處油然不能自已者也以至於奉先

處宗待人接物無非孝友慈三者之所推而及之而不
容有一毫私累以故平生行己處事惟禮之是守惟義
之是裁惟信之是仗不憚一身之苦而斷然勇行多是
人所難行難及事也蓋府君稟氣清高素性廉潔平生
視財利若烏喙馬肝故外物不敢浸漬於中胷境常泊
然澹然所以得全其本賦之天而孝友慈三者之性隨
感藹然各盡其天理當然之則者也第府君之德與行
韜而不見施未得移孝而君移慈而民爲當時知友之
所深致恨不已者而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
亦爲政府君旣以此孝友慈三者爲政於家而垂裕於

後則府君之己分上事業在此耳若世所謂功名富貴不過一時之震耀而有若草木之榮華鳥獸好音之過耳則府君豈肯以此而換彼哉府君終于丁酉七月十三日享年纔五十三從治命奉衣冠於萬景山西支蓮山之午向原卽先妣呂夫人塋側吾先考墓傍也後十七年癸丑恭人金氏歿祔葬于左同塋而異封恭人籍義城處士金汝鳴之女性和順而淑善其孝友慈仁之心與君子無違人皆曰府君所以因心而盡人道者不獨府君賢恭人之內助亦多賴也嗚呼府君有如此實德而見諸行事則只家庭間日用非親子姪孰得以知

之噫德者公物可與一世而公之不可以親私嫌焉故伊川弟也而序明道晦庵子也而狀韋齋從子雖不肖實不忍使府君潛德泯泯而未著竊不自揣敢自託於兩先生記實之意要以附之家乘庶幾使後世子孫爲觀慕儆則之萬一樂善好德之君子者倘或觀此記而夷考府君平生則亦當知良貴之爲貴而世系及子孫錄在行狀

先考通訓大夫司憲府持平存省齋府君家狀

先考諱錫愚字景顔自號存省齋我趙自高麗平章事諱孟始系豐者咸祖焉中世有商議中樞事諱崇在尚

者咸祖焉七世而　贈吏參點潤先生諱靖以道學享涑水書院家長川者皆其孫也自先生三世而號立齋諱大胤至孝聞一世於府君爲曾祖生諱瀣號疎軒生諱時經號中厓元妣安定羅氏參議萬葉孫寢郎星弼女也繼妣星山呂氏通德郎以賢女兵曹佐郎榮徵孫也疎軒公有威德重望中厓公有問學行誼呂孺人又寬柔淑哲實有美範以辛丑正月十八日生府君幼而聰穎過入在懷中解誦累百字五歲通孝經章句無端坐先公側擧止莊重若成人儀度非命不出門或遇羣兒忿爭輒笑不較也六歲學史至武王事曰紂雖暴以

臣伐君非義也武王何爲此擧也八歲當戊申亂慨然奮曰逆亂如此會無一箇士爲吾　王起義耶一日獨在堂有金吾郎爲同姓氏者忽過訪時鞫逆甚嚴一里人皆驚怖府君顔色不少變迎揖以禮曰郎何不意來過使人驚訝也從容報長者郎大稱謝十歲有咏竹實詩曰不久鳳凰來君子生何處王考竦軒公拊背笑曰若非君子人耶十四委禽于柳氏之門柳氏長老見者莫不老成矩度稱之一日自甥館歸纔到江津則津船敗即取上津而渡鞭馬疾馳而反面方府君之未到家而津船覆載之報先至或以府君歸期之定在是日慮

之先考中匡公曰無慮也吾兒非犯危者俄見府君至
而無執鞚者先公怪問之對曰恐觸館驚慮使之還往
報利渡而不敢留待遲遲先自馳歸矣志慮之通頴周
詳已如此也自十五歲刻意篤學潛心於經傳之旨涉
獵於百家之流日夕孜孜不待長者呵課二十以後志
尚益高見識益博知俗學之外有吾人向裏之工因與
李氏粧門內子舍題東壁曰存省以自號題西壁曰日
省命李氏號扁其外曰游藝座右揭濂溪太極圖及老
先生天命圖常目視之每慨然歎曰古人於天人性命
之原陰陽造化之理莫不心知自得形諸文字發之圖

象以曉後人而後之人則讀古人所著書翫古人所揭圖而解有能窮而得之者是豈非吾儒所羞乎惟其窮格未至而理氣不明故世之學者多於氣一邊誤了或至認氣爲理認情爲性認人慾爲天理以至於病心病學病世之境吾東方學者亦未免往往受病於此初學之士雖難容易辨察而若未先分得此關頭則畢竟無歸宿地也對李公及從弟上舍公論辨不已毫分縷析必到精微又謂經綸有志之士不可局於一偏拙拙爲東閣腐儒至若陰陽星曆律呂卜筮籌數兵田之屬舉皆周流旁通得其大略以爲此等雜藝亦易壞人心學

未嘗自以爲知又未嘗向人道也每夜深人靜燈影不滅先公或手杖緩步從窓外立伺察其所業則方對几獨坐觀翫象數之理默然若自得妙處先公卽怡然含笑而歸其發於詞章者亦博厚贍富時文各體無一不能而惟以典雅理勝爲主甲戌登增廣丙科入槐院補權知正字院掌交信文書曹司務劇夙夜不懈奉職以誠上僚稱之十二月叅堂后實薦是月以公役在槐院忽心動卽日棄返先公方臥床病矣人以爲異乙亥遭先公憂守喪嚴苫五朔處濕苫雖甚熱不解經朝夕只和水而啜丙子又丁母夫人憂疊罹茶苦哀毁成瘡幾

不能支吾時前喪未練禮多疑變博考先儒典儀參以
東賢問答斟酌情文無少差失至於附身納襚之節必
致誠愼不以家窶而儉之戊寅服闋爲承政院注書時
上候靡豫兼藥房郎入侍　上問注書似嶺人爲誰承
旨以姓名對　上曰觀其貌其心正矣晝夜侍立者凡
八日兩踝俱穿　上嘉忠勤累褒稱純實善人己卯正
月以藥房勞陞典籍二月承　特敎除兵曹郎　上曰
復見汝爲人儘嘉矣予无忌咳氣時汝无忌喫胡椒丸
時也蓋藥郎時呑椒丸咳發爲　上一笑至是有是
敎一時相傳以爲榮屢當禁喧雖大官隨吏嚴出入不

一假　禁中無敢紛譁四月陞正郎數告病不得由方
歸意甚或曰國法給妻父葬暇以此託可圖歸府君曰
是亦欺君六月移平安道都事即不就是日匹馬單僮
遂浩然南返時論或慨之府君笑曰吾非爲宦薄歸家
將課兒教耕與兄弟日夜聯床此中且有無窮眞樂吾
何必戀戀於世途榮利耶但　聖明恩重恐負之也及
歸飯蔬羹藜怡然自適無復仕進之意或於枕席上歔
欷太息不能成寐李公密問故府君流涕言曰今　東
宮仁孝出天余以藥郎侍　大朝時竊覩　東宮問寢
之節每晨夜露立憂形于色雖文王之孝無以加焉而

兇賊輩憚其威明必欲陰禍構虛揑無其機已動非久
必變作矣國家將奈何因相與憂歎不已其後三年果
有壬午之變庚辰八月偶患毒瘇以七月十日卒于正
寢享年僅四十臨歿惟以 聖恩未報爲恨更不及家
事訃聞洛之士大夫及嶺中人莫不愕然痛惜曰吾黨
無祿江東一市人垂淚罷散曰此人何至此是月 除
司憲府持平旣殯 恩帖及門而蒙點盖在喪後數日
不敢受遂奉還于 朝翌年從弟公以右史侍 上上
錯諮問左右曰某前日容貌豐厚其人純謹令覺精緊
人進臣始以已故聞 上震悼卽下旨曰令者臺侍亦

已晚矣副望點下意亦在矣豈意某未及知而奄故乎卽令題主使道臣致賻以表予意又曰堂后微官子豈若是眷戀也曾已近事之臣烏得不如是也十行 恩綸無非眷眷意也辛巳二月祇承 朝命遂以司憲府持平奉題府君天分甚高素賦甚厚體宇尊嚴器度弘深篤人倫而勤職事居家處物修己治人各當其道事親則每侍在左右聲色愉惋承順奉將之誠無不用極與季氏友愛篤甚伯仲之間每自相師友季氏旣立異舍而府君猶不忍異處朝夕同寢食常須臾不離先公嘗坐臥北壁下終身不敢處冠屨杖几敬藏之不敢毀

遇喪餘則悲號涕泣無異祖括當前妣羅孺人忌孺慕
如所生每早朝冠帶拜廟風雨不廢月朔望必茶果以
薦之處宗黨莫不推吾誠愛盡其恩睦雖疎遠如之雖
支庶亦愛待無間曰渠亦吾祖骨肉世人或薄之甚至
傷恩害義可忍耶每向子弟戒之族親有窮無歸者諸
姪有才學者與子教導之無間待人酬酢渾是一團和
氣人以得被容接爲幸與人議論則不激不撓含弘鄭
重必反覆歸至當或有紛亂攪撓者亦莫不好樣鎮定
平生不言人長短口不近人家隱事警子弟曰不但害
我心術其於後患何若義理是非處則必一劍兩截若

畫石壁決江河不容一毫苟且一生立心處事惟在於正大光明四字少也累試科輒不利人有捷階示者笑曰君不知我耶不肖中鄉解病未赴省或勸付後試曰吾豈使少兒輩作欺君事也命棄其科在洛常所寄家書無一及朝廷語勑兒少輩勿傳說仕宦間事也府君自孤露無意於進就及就　召以家事付季公曰分義至重不敢慢　命然不久還無怠爾課無撤我床屬奴耕田以備我饘粥之資也明年果返日攜羣從族人談笑竟夕以盡懽洽一月輒一會書塾與父老率一面年少士考其所業朔望至先廟齋與父兄諸族次第坐講

經傳或小學各一篇勸戒其能否申之以著惕揖遜之道定其教條月以爲常府君旣早襲庭訓又濟以學力惰慢之色不設於身鄙俚之言不出於口以謹厚忠慤爲主而其平生用工處則以養性察理爲第一要每於夜中靜坐命羣兒不紛譁曰須於此時正養得意思好處每讀書先求大意肯綮處次觀古人氣像處微辭奧旨必默自解釋至於開通而後止以爲爲學莫如切問近思尤用力於近思一部每朝對案斂坐整聲音讀過三四遍然後應接事物雖 禁院直宿之時非公事未嘗廢也於書無所不覽而聰明強記一過眼輒誦喜通

書正蒙啓蒙觀物等篇多有所默會若河洛圖書朞三百璇衡日月度數之分尤爲精通人有問者應之輒知鄕常語子姪曰人或知漢唐宋史而鮮有知我東事是何異於欲察他人家事而不能詳吾家事也上下論檀君以下羅麗君臣賢否政治得失及我朝名儒先事蹟一通勸兩從弟曰君等俱出世者不可不讀古今史仍以出處去就之分周旋進退之儀常常習道使之耳慣而目擩少時好與談命者論干支旺衰及觀朱子贈談命僧詩所謂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只問天之句怳然覺于心曰一身窮通莫非天何必强爲推步因書

壁以自警要不言命平居雖無賓客未嘗廢冠帶雖對家人子姪必莊肅尊嚴無安肆之色衣服飲食不尚華好鞍馬裝具一任疲弊不爲大夫飾也所居古壁陋甚傍人請新其紙曰先入所安吾何敢美也寢處不設屛障畫圖園中不畜奇禽怪石階砌間亦不實名花異卉曰如此凡百翫好亦恐壞人心目也但於窓外種數叢黃菊立十竿疎竹以觀其凌霜之節或風淸月白之夜則命子姪呼韻唱酬間而和之以寄其疎暢爽曠之趣拓窓斂膝誦堯舜典七月詩聲若金石嘐嘐然想像起慕於唐虞三代之上旣又朗吟一蠹先生詩首盡頭流

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之句曰可見先生一生工夫能沛然行其所無事已到得此地頭也每時節則攜冠童六七登覽龍山牛山勝處盤桓勝洞瀑布之間盡日樂極而歸常言吾早晩報答君恩退而結茅於龍山洞裏謂之龍山退隱居士不亦可乎訓不肖等曰凡人孰不知義之可爲慾之可遏見少利則忘義便不知利義關頭是處最宜牢確乃翁平生不以利字干非義事爾曹亦能不累其心志否不肖嘗聞之先王考曰汝爺自兒通敏能聞一知二若從事於聖門必不作流俗儒惜乎未得賢師友也拙修齋權公亦對人每稱趙某博雅

君子人吾輩將來之責在斯人矣嗚呼吾先考志行有如此學業有如此而務實耻華謙自牧居家言行處事惟孝與義是蹈而惟懼孝義之名或及之徧通博究用無不周而惟懼一能一藝之名或及之學聚之工論辨之明篤實精深默然自得於心者多矣而亦惟懼學問之名或及之贈人書牘不過寒暄例問對人酬酢不過日用常談而一味韜光晦德不欲以自聞於世故雖親近知舊猶未能深知其行誼藝業工夫造詣如此之篤厚精密而至於平生力量規模大小淺深則雖家人子弟亦未能窺測盡也平生不喜著文字時或有所著

而輒棄不錄又不喜吟弄或於興到處吟出數三律絕而一場諷詠陶暢性情而止耳不復收而藏之以爲後人見也不肖甚騃亦未能從傍拾得以傳遺草年位又未高使經綸有爲之志竟未得大施於斯世此不肖所以晝夜痛隕纏之血泣者也其著外而可見者略載於輓祭詩文敢編出次第之將欲就呈於當世秉筆君子以竢立言揚潛庶幾他日不泯計而至於先考至德實行則萬不得彷彿一分不肖之罪到此益萬殞然吾先考平生不欲聞知於人若有一言溢及是非先考意也孤雖不肖豈敢重負罪於地下先考耶僅收拾散帙得

略干詩及文若有取而觀之者庶可以得其素矣辛巳正月二十一日奉衣冠於萬景山西支洛江上蓮山艮坐原實先夫人墓下也初配淑人豐山柳氏後潛女修巖先生諱袗玄孫五代祖文忠公西厓先生也生長大賢之家柔嘉淑明事舅姑至誠待君子相敬如賓先府君十四年而歿窆于壽泰酉坐原繼配淑人密陽朴氏成煥女文穆公松堂先生英後也有德撫孤等如所生同仁均慈親戚不見異焉先府君五年而歿窆于壽泰北崗坤坐原三配義城金氏歸一年而遭府君喪性寬和至仁恩愛孤等得保有今日子四長虎然次豹然次

獅然出柳氏季虬然出朴氏未娶夭金氏無育

墓誌

族兄處士松窩公墓誌

公吾祖兒親而盖志氣相孚許以知音者也疇昔之夜公戲余語曰愛君之文者惟我知我平生者惟君我死君其誌我盍作一影子若一毫不肖我我當瞋目矣遂一場劇笑而罷噫公之没今已十六年矣頃嘗中痒之夕只數行文哭之而時以劇憂神思焦苦初不槩一言惟俟後日者散步清風明月要以狀公之意告之於靈床常恨與生者言尚不可食而況泉下乎往往思之未

嘗不愴然起懷日者逌暑杳菴時夜忽有清風泠然而至須臾月出東峯其光景灑落怳然若李白顏面高掛於屋樑之頭而公之精神襟韻若可以彷彿模得矣余不覺起而步者數三周因復悄然援筆而書公之實曰公幼多奇氣躍蹀驃褭昂昂有馳蹴之志而不肯受羈靮又乘秋快鶻凌逸於雲霄之外而亦不肯下韝吾先王考甚奇其氣而憐其早孤一日激而諭之曰汝孤而無教豈不欲爲人乎做人樣子莫如學公惕然斂容曰請學爲人遂先授以小微史日課數百行卽背誦而無一字錯時同學者七八令殿到者拜以耻之每東方未

明公必挾册而先也不數月至經子諸書聞聖賢說欣然興慕觸處洞然若迎刃解吾王考常曰快哉快哉稍長益兀兀窮日夜或讀至累百遍雖文句聱牙旨義奧密處無不信口快活外若不經心思者而已自領畧大旨便得要領尤喜書之典謨詩之七月若浴沂章歸去來辭等篇每風清月明琅然諷誦聲若金石至不知手舞足蹈因嘐嘐慕古恨不生唐虞三代之際也尤喜耐貧或至三日不舉火面不帶飢色寒不絮暑不葛縕布常弊與衣輕煖者立而略不恥焉見人不是則對面折責不少假借而亦不宿焉其談笑風流軒輕恢暢至於

掀動四座也事二兄友愛篤至有無必共之吾王考諱
日必助奠需以致沒身之誠至若敦宗信友憂人憂樂
人樂皆由公中心而發也性脫略不喜著述而往往成
文字步驟豪越輒高人一層詩格又奇篇所詠閒居雜
詩者天然陶柳口氣也嗚呼程夫子嘗許子路等言志
曰若達卻便是這氣象若公疎邁之襟跌宕之氣眞可
謂古之豪傑之士而在聖門則狂點之徒也若達却豈
非這氣象而嗟呼一生空老未免行拂亂其所爲故未
得大用力於沉潛縝密之工使英豪底氣象畢竟落拓
不過有若一番好風月自來自去於日沒星稀之天而

漠然無影響之復悽悲夫悲夫公諱昞然字季明自號
松窩居士氏豐壤之趙而高麗門下侍中平章事諱孟
之后也在麗而多顯秩本 朝有商議中樞院事諱崇
入尚州其下五世簪組而有司贍寺直長諱禧入長川
二傳而黔澗先生諱靖以德行士林享涑水院五代祖
生員諱稜有重望號永慕菴高祖處士諱啓胤曾祖諱
淵祖諱耘經皆隱德不仕考諱綍有才行不幸早世妣
星山李氏士人天羽之女也公生于 英廟辛亥十月
十四日終于戊申九月日享年僅五十八以其年之某
月日窆于三峯山先考墓下辛向原孺人仁川蔡氏松

潭先生應麟之后士人時沉之女與之備嘗艱苦多內助先公幾年歿窆于通仕洞先兆西艮向原子述學頗雅謹女適郭元鎭述學子孔麟姑未冠餘皆幼

蒼堂先生文集卷之八